

既要笔墨，又要形式，更要意境

——专访著名画家乔宜男

记者 陈曦



乔宜男,1968年生,现为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副主任。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协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书画会理事、教授。

1990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1993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研究生部,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西安美术学院系副主任、陕西省青年美协主席、中国书画院创作部主任、中国书画院花鸟画所所长。

代表作品入选第八、九、十、十三、十四届全国美展,并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优秀奖及第三届全国工笔画展二等奖等。2021年入选部级主题创作项目三项,2022年立项国家艺术基金创作个人项目及主持传播交流展示集体项目。主编二十三万字专著《书画知识》,主编七十万字专著《花鸟画名家创作实录》。中国书画作品工写兼长,笔墨功力深厚。作品格调清新淡雅,绘画形式独特,画面风格具有强烈的个人面貌,创作语言自成体系,是当代中国花鸟画领域的优秀代表。

名家访谈

画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记者:陕西画家具有“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传统,您如何看待艺术与生活?在您的艺术创作中,灵感主要来自哪些方面,是历史、自然还是日常生活?

乔宜男:向传统学习是中国画的出发点,但如何“伸向生活”却存在不同的理解。我强调在生活中发现与众不同的美感,发现那些超越寻常视野的美感。因此,我的创作要在自然与生活中保持历史想象力,并通过独特的形式感和意境来展现这种美。

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画画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您如何看待中国画的创新?您认为当代中国画的创新应该着重关注哪些方面,才能既保持中国画的本质特征,又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乔宜男:传统绘画各时期的作品都是那个时代创新的产物。在传统绘画里,没有哪个时代总是在重复前一个时代的作品,所以正确理解创新就是要画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应该关注作品的原创性,不可以有古无今,但是不能抄袭古人;可以现代,但不能抄袭洋人,更不能抄袭时代,时代是人的,只有人可以谈好坏。复制与重复的作品不在创作与探讨范畴。而个性面貌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这种要求既保留了中国画的本质特征,又符合时代要求。由于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才产生有个性的作品。而有个性化的作品,正是对艺术规律与时代要求的共性的回应。

记者:您作为一名著名画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者、导师,您如何看待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您的艺术生涯中,理论研究对您的创作实践产生了哪些作用?

乔宜男:一个合格的艺术家一定是一位合格的理论研究者。艺术家不但要有实践经验,更要有洞察艺术本质的专业眼光与理论水平。要深入实践理论知识以指导创作实践,并在实践中修正自己的理解认知,做到知行合一。

记者:您在艺术传承和教育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您最注重培养他们的哪些方面能力和素质?您认为当前中国书画传承方面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乔宜男:于我而言,在培育学生时,一方面着重培养他们的学术创作意识,让他们懂得在技巧创作中融入思考;另一方面,教授学生一些他们无法在艺术实践中可或缺,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下,中国书画传承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将那些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的教师置于重要位置,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与教导作用,唯有如此,方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

记者:您在陕西生活了多年,在您的印象中安康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乔宜男:学生时期,我便到过安康。安康坐落秦岭南麓,在气质上具有太白之雄厚,又有江南之秀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未来若有合适机会,我希望能再到安康写生,用画笔反映新时代安康的雄姿风貌,展现其独特魅力。

记者:再次感谢您接受访谈,也欢迎您有机会再到安康来采风。

文化新知

秦岭之南,巴山之北,有一块宝地,美名安康。横贯安康境内流向东方的一江清水,名曰汉江。她有南方的细腻,又有北方的粗犷,养育了无数汉水儿女,堆积了无限自然风光,蕴藏着名扬华夏的奇石——这无可复制独具特色的石界宝藏。

五千年汉江历史,源远流长;三千里汉江奔腾,浩浩荡荡;千千万万汉江奇石,千奇百怪,浩浩荡荡赏石大军,沿江奔忙。据此,汉江因奇石而精彩,奇石因汉江而成绝唱。踏着勤劳朴实赏石人的足迹,步入汉江奇石的海洋,寻觅历史的厚重文明,感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顿悟一石一景的奇思妙想。

石有百千形,尚奇有生命。汉江奇石之奇在于品种多样:十种大类,小分不详。原生态和纯天然珍珠石、金钱石、活化石、雪花石、象形石、画面石应有尽有,人物石、水灵石、文字石、彩陶石等如满汉全席般让您欣赏,奇石形成的文化合着华夏文明的韵律,更让世人共同鉴赏……

汉江奇石之奇在于图案形象:珍珠石如大清国宫廷收藏,金钱石如大秦帝国钱币图样,活化石如远古大自然动物奔奔。画面石如大画家泼墨飞鸟,文字石更比大书法家行迹流畅,水灵石韵味的一瞥一笑,一摆一举,无不呈现着大自然逼真的巨像……

现代美学大师白华曾说:“石头有两次生命:一次是物质生命,万年沉积诞生于地球之表,苍古而悠远;一次是艺术生命,被人拾取欣赏于心神之间,清奇而当下。”其论直击奇石内核,也纵情直抵赏石者的心房。汉江奇石之奇在于纯净鲜亮:大珍珠熠熠闪光,雪花石烂漫飘扬,彩陶石五彩斑斓,画面石对比异常,山水石秋枫送爽,人物石气宇轩昂,还有那汉江堪比唐三彩漂亮,步入奇石堆砌的汉江两岸,就步入了清爽清纯的银河之乡……

汉江奇石之奇在于雅俗共赏:初玩者不必彷徨,入道者不必张狂;重质地者,倾向于内蕴;重形制者,精于方圆;重画面者,好于逼真;重文字者,偏于横仿;同一枚奇石,春赏艳丽,夏赏清香,秋赏韵味,冬赏品相;同一束目光,不同角度,也有不同标榜,左看似鹿,右瞧似羊,前观似犬,后视似狼,处处体现着奇石的包容与畅想……

汉江奇石之奇在于提升修养:心境不佳时,观一奇石,可以将怨气释放;脾气暴躁时,观一奇石,可以将怒火转凉;遭遇不幸时,观一奇石,可以抚平心中的忧伤;精神迷茫时,观一奇石,可以理清心中的惆怅;心情激动时,观一奇石,可以将你回归理性的航向;心境昏暗时,观一奇石,可以看到一抹灿烂的阳光,在奇石的海洋里,时时陶冶着君子的内涵和雅量……

汉江奇石之奇在于方便收藏:赏石为贵,藏石为皇。巨型石为园林苗圃最佳选项,微型石置于室内任意摆放。可上博古架,可居雅士房,可卧飘窗边,可立书桌上。可与古董为伍,可与书画共享。可与盆景为邻,可与根雕并席。可做护宅之宝,可为幸运之王,哪里放置珍奇汉江奇石,哪里就有吉祥闪烁的光芒……

汉江奇石之奇在于无限想象:面对千姿百态的奇石,做实让人思绪飞扬。十二属相,千古绝唱。观一画面“骏马”,立即感受到兵马鏖战的疆场;拾一彩陶“酒坛”,仿佛千年美酒正浓飘香;窥一虎皮“龙船”,似乎龙舟竞渡的号子正在奏响;看一红石“脸谱”,好像聆听到二黄升华为京剧的高唱;“福”“禄”“寿”“禧”的频现,印证了吉祥安康的勤劳于民,正在体验脱贫攻坚后的幸福小康……

汉江奇石之奇在于身心健康:权谋者玩物丧志,玩物者玩石滋养。游走于奔流不息的清澈汉江,呼吸那茂密森林散发的天然富氧,着实让您心旌摇曳;极具吸引力的奇石让人忘却了那钩心斗角的职场、尔虞我诈的商场、灯红酒绿的舞场和人际冲突的战场;奇石中平静的内涵让您淡忘了流离忘返的攒蛋、磨战的斗牛、悲喜交加的麻将;养育奇石的博大汉江斗斗,您升华了性情的真善、奇石的实在,为人的坦荡……

石中有真意,性明自然。捡石靠机缘,藏石是文化。我为汉江骄傲,我为奇石神往,我与奇石共舞,我对奇石歌唱。在秦巴福地,平安山乡,幸福安康,代代子民伴随着奇石快乐成长。奇石是玩赏者的物质珍品,也是赏玩者的精神食粮。小众赏石,大众向往。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时代到来,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好奇心及精神需求的日益增长,逐渐带动了赏石艺术及大众普及和扩张,赏石界正在幸福安康的精神盛宴上成为文化追求和艺术分享。

而今,秀美山川的盛装,汉江欢腾奇石香。在打造全域旅游的旗帜下,为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城市的品位、美化可爱的家乡,珍贵的奇石正在作为一种文化纽带和桥梁,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神州儒雅客商,怀揣新时代的复兴梦想,共同开启安康新的希望,创造幸福安康的辉煌!

汉江奇石颂

丁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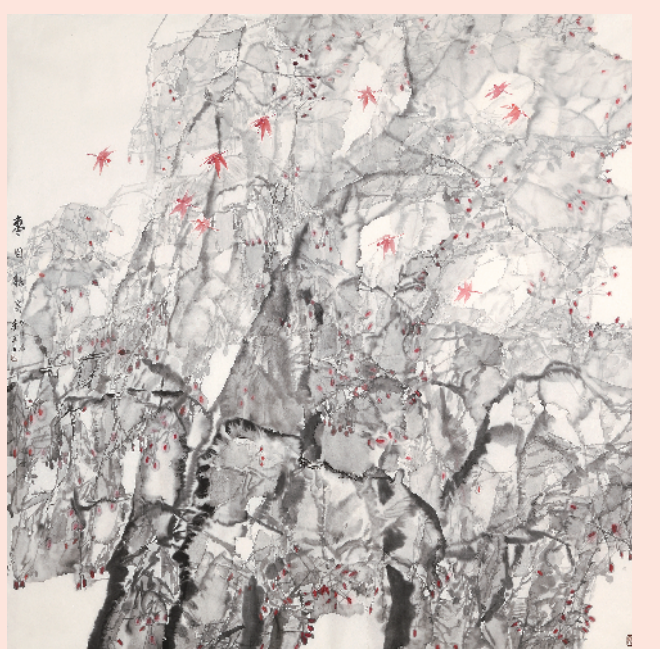
夏风 183cmx143cm



阿亚格曼干村的番茄园 156cmx144cm



枣园秋实 200cmx200cm



海棠花 124cmx124cm

(乔宜男作)

乔宜男教授是当代中国花鸟画领域的优秀代表,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从早期的工笔画创作中对宋人传统的继承到对生活的关注再到对独特画面语言的追求,走过了一条完整的创作心路。中期在对写意画的创作实践中,把自身对花鸟画的理解融入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后来逐渐形成了自己以笔墨为手段建构当代中国视觉形式语言与文化审美意境的创作思路,被评论家誉为“在中国花鸟画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转换过程中,他的创造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围绕艺术心路,中国画继承与创新等问题,记者近日对乔宜男教授进行了专访。

从长安出发

记者:乔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请谈谈您最初是如何对绘画艺术产生兴趣的?在成长过程中,哪些人和事对您走上专业绘画之路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乔宜男:我的艺术启蒙离不开家庭与环境。我出生于书画世家,学生时期生活在西安市的一条明代小巷——南小巷,这里曾居住过许多传统文人。父亲乔玉川是长安画派画家,与王子武先生是大学同窗。学生时代,我常出入于同住南小巷的王子武先生家里。高中时期,我跟随刘文西老师学画,并且在近一年时间里,我几乎每周都去刘老师家借他的速写原作临摹。父亲还曾带我去去鲁先生家拜访数次。现在回头看,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关重要。

当时的我虽热衷于绘画,但相比之下,我对古文和历史的兴趣更为强烈,理科学习也十分优秀,深受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念的影响。高考和保研时,我的文化课与专业成绩均位列全年级第一。回顾这段经历,兴趣是最重要的驱动力,而这种兴趣源自家学渊源和前辈文化的积累。这也让我在之后的艺术生涯中,不论工作环境如何变化,始终坚持把提高绘画修养作为心安之处,并视其为心性立命之本。

记者:在西安美术学院的学习和深造对您艺术生涯产生了哪些影响?在陕西诞生的长安画派、黄土画派当时对您有何影响?

乔宜男:陕西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的兴起。以刘文西先生为代表的黄土画派,确立了中国画在写实造型方面的民族化探索。而石鲁先生所代表的长安画派,则以西北地貌为切入点,对传统笔墨在当代的转型进行了深入探索。这两个画派的价值,最终体现在是否能够培养出以此为文脉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画家。

在西安美术学院期间,我深受这两大画派的影响,并在继承这一艺术文脉的同时,努力构建具有个人特色的艺术体系,这两者至关重要。在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所工作期间,我组织并联络全国各地的老、中、青三代画家开展创作研讨,这不仅是一次深入的学术交流,实际上也是对我自己的中国画创作在中国美术体系下如何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向艺术本质推进

记者:从工笔到写意,您的艺术风格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型,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样的转型,在转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取得了哪些突破?

乔宜男:2022年,我在北京举办“郁郁朝花——乔宜男花鸟画作品展”时,一位全国著名的美术理论家看到我早期的几幅工笔画,惊讶地问:“这是谁画的?为什么不继续画下去?”他的意思是:他认为这些早期的工笔画鸟画在当时就已具备新颖性和个性,而我却改为写意风格,这个放弃有些让人遗憾。

其实转型源于对中国画本质的认知。工笔画与写意画是关系到中国画发展的大问题。我们去谈论中国画时,容易混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思维方法,尤其是以国画画法为称呼的提法更是回避了问题。工笔画是中国画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以状物与表现生活为目的,尽管中国画在诞生之初就天生的具备气韵生动的特质。而写意阶段是艺术规律与意境的再现与重构阶段。当我掌握了个性化的工笔创作方法时必须向艺术本质推进。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就把主要时间放在写意绘画创作上了。

事实上,在学生时期,我就熟练掌握传统写意绘画的技法,至今还保留着当时临摹与变体临摹的任伯年、虚谷、吴昌硕以及明清文人画的大幅作品。这些作品我并未示人过,如同我的许多工笔画。在创作之初进行理论的多思,使我很快悟到写意绘画的要义。其实一个艺术门类的基因编码并不复杂,它是在有限的基础上形成无限的组合与延伸,在当下人工智能一日千里的条件下,中国的写意绘画,尤其是写意花鸟画,正凸显出人类艺术创作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其完全是认知层面的思辨与实践。

记者:您的花鸟画在传统基础上融入了许多现代元素,能否具体谈谈您是如何在继承传统与创新之间找到契合点的?在写意与写实、传统与现代、具象与抽象之间,您更倾向于追求哪一方面的表现?